論語說義

論語說義序

論語說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微言者性與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尋其條理求其恉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業備焉自漢以來諸家之說時合時離不能盡一嘗綜覈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別錄私說題爲說義紬繹已久有未著於予墨者年衰事益倥傯匙暇恐犇散佚遂以此數萬言先付殺青引而申之或俟異日道光二十年五月九日長洲宋翔鳳

論語說義一　學而爲政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卽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卽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經典釋文云有一作友與此同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又孟子于濮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皇疏亦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爲同處師門之稱此云相爲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

先王既沒明堂之政湮太學之敎廢孝弟忠信不脩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備於論語遂首言立學之義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卽瞽宗上庠敎士之法有朋自遠方來謂有師有弟子卽秦漢博士相傳之法人不知而不慍謂當時君臣皆不知孔子而天自知孔子使受命當素王則又何所慍於人蓋人心之不失綱維之不壞皆繫於學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怨天尤人慍也下學上達君子之事禮運記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以素王當之亦繼君子之號先王興學以治人情聖人設敎以維世故作君作師統緒若一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學之始基也大學一篇言孝弟慈

此言孝弟而悉舉之矣孝弟者天性爲人而孝弟則能舉其天性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敎鄭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倣效之是曰敎按此卽孝弟爲仁之本之義也說文解字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又曰一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是在天爲一爲本在人性爲孝弟循而行之爲道見之於人是謂爲仁仁雖五性之一然合乎人己通乎遠近未有不由乎爲仁則舍孝弟又無由也故論語以孝弟解本以仁釋道而立太學以敎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者其義盡之矣周書曰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既明孝弟之義則犯上者鮮而作亂者絕升於學者皆可登於明堂堯舜帥天下以仁其實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仁之本也

其理則有其事已絕不忍斥言之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靜言庸違是有巧言象恭滔天是有令色失仁之本而巧言令色以成其僞大禹畏之邱明恥之王制所謂不率教者則移郊移遂屏之遠方者此類是也故與放鄭聲遠佞人之義皆太學之法明堂之政所先務者與忠信皆仁之事非巧言令色之所能託也曾子傳孝經既明孝弟爲仁之本乃率而循之爲人謀以忠與朋友以信既脩孝弟忠信而後反而合之先王之道則孝經之綸具是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

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旣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遵孝弟忠信不失於人之性情心術曾氏之言卽孔子時習之旨也

公羊何休說曰（昭元年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按此與包咸解論語義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十十人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一乘卒數十十人徒二十人也（按此卽司馬法所載車徒之數然出車之地已侈大亦如周禮之紊亂也）春秋之法盡大國之地所賦車徒之數止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故論語言治國以千乘爲大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言學而不可究之於治國其學爲無本大學言平天下在治其國苟能道千乘之國則天下悉

舉之矣按包氏論語章句其書爲魯論語今文說也今文家傳春秋論語爲得聖人之意今文家者博士之所傳自七十子之徒遞相授受至漢時而不絕如王制孟子之書所言制度罔不合一自古文家得周官經於屋壁西漢之末錄之中祕謂是周公所作凡他經之不合者咸斷之曰夏殷其實春秋爲孔子所定本堯舜文王之意述三代之制斟酌至當百世不易孟子得春秋之傳故稱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將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則大國百里不可踰也周禮之傳無所師承或者戰國諸人剏周公之制作去其籍而易其文以合其毀壞并兼之術故何君譏爲戰國陰謀之書馬鄭兩君篤信古文輒就周禮轉說他經幾使孔孟之所傳分爲兩

家之異學積疑未明大義斯蔽後之儒者不可不辨也
漢書藝文志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
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
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
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
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
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旣已乖離
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
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
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

大患也謹按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皆弟子之所當學也學而後成德是以古之學者以耕養爲力行以通埶爲餘事王者必先井田而後學校使一世之人有孝弟忠信之行以進德於是學文則脩詞立誠以居業正誼明道不爲賤儒非此末由七略之文惘學文之璺誤三覆其詞不可深慨乎劉禮部逢祿曰則以學文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謹按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律學僮十七巳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皆學文之事也

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言夫婦之切證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言君子謂作之師者重猶尊也固久也見韋昭注晉語高誘注魏策苟不能尊師則師無威嚴而學亦不能持久既言嚴師之道又申勸學之旨謂學者當以忠信爲本禮器篇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既主忠信則得其人而爲學斯久於是觀其論學取友無友不如己則多所切劘能見其過人莫不有議論之失及思慮之誤得之在終食之頃遂之爲畢生之咎是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可大可久學以聚之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言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也曾子述孝經一書傳而習之生則親安之愼終之事也祭則鬼享之追遠之事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民德歸厚之事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此以見聖人能究學問之用也夫子推五經六籍之教以觀人國而知其政教得失窮神觀化通之於心則其君臣亦以心與無俟周洛以求聞見小戴所傳經解一篇庶暢厥旨與

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

得有涼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博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何休公羊閔二年傳注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欲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六藝之文皆先王之道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學者脩其孝弟而欲從事於六藝則禮樂其先急也五禮防萬民之僞而

教之中中爲體其節文可見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和爲用其聲音可知可見者名其實可知者用於虛故有子但言禮不可樂也中庸之德極於中和亦言和之用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禮之用和爲貴同則相親也先王之道斯爲美異則相敬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禮勝則離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學者能明乎禮之用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公羊宣九年何休注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離事人亦當合禮

未若貧而樂道依史記弟子傳論語皇侃義疏及唐石經增富而好禮者也呂氏愼大覽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謹案此樂道之切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設科以教當知其人書言知人則哲能官人孔子素王二三子皆先後奔奏疏附禦侮之材封人所言何患於喪子貢亦言文武之道未墜在人苟不知人道何所寄觀乎聖人誘掖進退至於鳴鼓之攻市朝之肆蓋唯恐失人而無以興學化民也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周禮疏引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按鄭不注爾雅當是緯書注春秋說所謂中官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北極在尚書爲旋機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伏生大傳曰琁者還也機者幾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琁機故琁機謂之北極又曰政者齊中也謂春秋冬夏天文地

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按大傳言帝王之爲政如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所居曰明堂明堂太學同處敎士則曰太學爲政則曰明堂論語於學而之後次爲政之篇著明堂法天之義亦微言之未絕也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恭已南面自明其德上法琁機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已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繫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繫也居其所者謂北辰雖周四游之極

而樞星常居正中卽天官所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周髀云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此北極璇璣四游正北極樞旋機之中正北天之中正極之所游論語云譬如北辰居其所呂氏有始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按天官不著天樞之名惟呂覽周髀言之古人星象疏闊天極天樞本可包以北辰之名正以運轉不離於中所居獨尊斡維斯繫究之天樞亦是默運故伏生以爲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非不動之謂也至於聖人之經必以其著者知其微者故堯典一篇顯察璇機玉衡之象星經曰璇機謂北極玉衡謂斗九星也見後漢天文志注春秋三世屢見大辰北斗之名自古明堂聽政未有不法

北辰之在紫宮正無俟求之微渺測之虛無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鄭云蔽塞也釋文謹案詩以道性情而人情易流故當以正義蔽塞之也

公羊何休說宣十五年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是則詩雖三百人兼九州風俗殊異得失難齊然王居明堂戶牖之內守其至正以德自明中外遐邇達志通欲無邪之致極之於思如是爲絜矩之道天下太平矣

有恥且格格謂正言道民者當使歸於正也政與刑治之末也

德與禮治之本也先末而後本則上下皆以術應故名法之學無忠厚之意巧詐欺而廉恥亡至於其本盡失而民終於邪僻矣先本而後末則上下皆以心通先慎乎德而後辨上下定民志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世而皆謹乎禮故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德禮既精則政刑亦無弊是先本者可以舉末先末者未有不撓其本者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使無邪心而一歸於正其可不於道之齊之者加之意乎

古者十五入大學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論語三十而立由禮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也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

天命者所受之命也德有大小則命有尊卑大夫命於諸侯諸侯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胥此命也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而託於學易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窮理盡性知天命有終始大過者顚不動死象也孔子應素王之運百世不絕故可以無大過孔子世家記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在四十之後春秋治太平之世亦在其時世家言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按此言豐鎬之起適發於五十之年弟子記之當有所受也

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四年適七十歲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按春秋之作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略遠近親疎人事浹王道備撥亂反正功成於麟天下太平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矩者數也大學篇言平天下有絜矩之道苟能用矩則自近及遠合萬爲一以矩印心故能從心以心出矩汶沘不踰也禮盛德記曰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辯注謂法龜文故取此數明堂取一至九之數即大學絜矩之道春秋之致太平追堯舜之隆者唯不踰矩而已矣

慶父抗斷經而死魯人謂之諱故曰孟氏鄭注桓六年九月丁卯

子同生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范甯注莊公母文姜淫於齊襄疑非公之子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按文姜以桓三年入至桓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至魯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范氏謂過我則書然紀在齊東不必過魯楊疏已疑之使齊侯五年夏過魯莊公以六年九月生則亦非齊侯子也以明同固桓公之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淫公非桓公意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皆曰齊仲孫以爲魯非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慶父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鄫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世惡之其子公孫敖亦不能安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脇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孟獻子之賢也魯人諱其爲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氏若其先

人爲莊公與母兄弟者魯世家云季友母陳女故亾在陳此蓋本古文左氏說公羊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又曰季子殺母兄與世家所傳異公羊引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是公羊先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爲疑辭也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衞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故以禮荅之也義疏 謹案爲政之道諸侯卿大夫皆當以禮裁制之如孔子誅侏儒墮三都皆是也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謹案此指用人言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亦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漢書杜周傳杜欽對策亦以此三言爲取人之術

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

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者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孔子知之故於論語言一以貫之之道而明之以忠恕究之以中庸之德斯能用其中於民而絕異端之技與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謹案春秋之作備闕疑闕殆之義

應天制作號令百世儀封人知之故以何患於喪告二三子素王素臣昭然可知當時聖賢作述之意惟求寡尤寡悔而已

子曰書云孝于惟孝（漢石經及義疏經典釋文本並作孝于今本作孝乎）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于惟孝美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是與爲政同（集解）謹案論語引經多作于施於有政作於是引申書意也據包說正以施於有政爲孔子語自東晉古文書出始以此語作書辭解論語者並從而誤後漢書郅惲傳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論語孔子之言也亦與包義合

尸子云文軒六駃是（兒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軏鄭論語注軏因轅端著之因就

也謂就輈衡之大小以著軏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脩亦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此言咫尺爲大車之輗鄭注論語輗穿轅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爲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爲圍當倍於衡圍輗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誤

子張問十世可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謹案素王受命之事子張能知之故問受命作春秋之後其法可以十世乎十世謂三百年也孔子爲言損益三代之禮成春秋之制將百

世而不易何止十世也如董生所記三代改制質文而所損益之故大可知矣孔子作春秋以當新王而通三統與論語答顏淵問爲邦因四代之禮成制作損益之原其道如一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益以春秋繼周而損益之故遂定雖百世而遠孰能違離孔子之道變易春秋之法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謹案自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絀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旣立三統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氏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

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爲勇論語記此見明堂之德之盛基於孝弟忠信究於損益質文極於親安鬼享至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莫不勇於爲義以應明堂之德不已盛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八十九終

仁和邵順穎
仁和葉維幹校

論語說義二　八佾篇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白虎通禮樂篇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謹案此今文家說春秋時皆言女樂二八亦諸侯四四之數左傳始有卿大夫四士二之說服虔遂解爲六八四八二八此古文家說非也

學而爲政二篇既明太學明堂之法八佾一篇遂明宗廟之禮曰庭曰堂皆在廟中孝經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是宗廟之法見孝弟之至而爲仁之本如季氏三家之僭無君臣父子之義何有於敬何有於孝弟禮之本既撥爲低爲故謂之忍謂之不仁微言之所存亦可思矣

莊廿三年秋丹桓宮楹廿四年春刻桓宮桷皆失禮宗廟之事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按丹楹刻桷失禮似小春秋之法失之小者已在所譏況甚此者而忍言乎故春秋於獻六羽丹楹刻桷皆譏而八佾無文以僭天子者不仁之甚而有所不忍言也故傳曰僭天子不可言也出於不忍而後有所不可言春秋世未見

魯舞八佾者何有於季氏則以季氏祀桓公也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鄭注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按鄭君詩魯頌譜曰伯禽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周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蓋入春秋之世至僖公之後魯始多用天子之禮樂則固季孫行父之爲之也其季氏立桓公廟者以公子之宗道也禮大傳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

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公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按公子友之世當無宗亦莫之宗未始立廟其時無可僭也至行父之世三桓並爲大夫將明宗道而慶父叔牙有罪於國不可以宗之故以季氏爲宗得因緣立桓公廟則其時可僭也蓋謂三桓之所同立而季主其祭故孔子專斥季氏至云三家者以雍徹以季氏特三家之一家耳舉三家以正其名非謂仲叔之俱僭也春秋不忍言季氏之僭而書丹楹刻桷蓋謂桓宮之在魯國即小小失禮猶在所譏況以季氏

而可僭八佾之舞乎知春秋之再書桓宮所以罪季氏而正魯國也

春秋文二年二月經書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說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曰者重失禮鬼神經又書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何氏說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

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祿僖公於閔公爲既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按此知僭自文公始亂宗廟之法其失禮鬼神尤重故春秋備曰以譏之穀梁子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按文無天之語當是七十子所傳而穀梁子述之天者人之始也祖者亦人之始也是以王者天大祖天命之謂性仁者性之始也文公既無天無祖則安能有仁故君臣父子之法亂皆不仁之所由致也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

卒逾卄四年當文六年經書季孫行父如陳是行父至是乃當國也世本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爵行季氏自行父始春秋家以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見治起衰亂然僖公世齊桓文之霸王政猶明制度猶在大夫不敢僭四脩不敢陵至文公之世霸迹已微文公先廢喪祭宗廟之禮至經書公子遂如齊納幣以喪祭而昏姻之道失又書四不視朔而君臣之禮衰文公敢辭先王之制敢亂繼統之法荒繆惑亂而爲君是之謂不仁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蓋爲文公言之也季氏於是時出而僭天子之禮樂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者由季文子始而起於文公之世論語顯斥季氏而深沒文公是春秋之微言也

商家主質質之過流爲貴賤無等周家主文文之過流爲以下僭上由於孝弟忠信之不明相與舍本崇末以致有流失敗壞如得君臣之事是必知禮之本則能通文質之變以救世運是禮不可以空言治也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不對質而言文但謂禮之見於外者非文質之文也蓋忠信起於孝弟孝弟爲仁之本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禮其政之本與仁之本禮之本政之本其本一也禮去奢而覩儉則忠信之道存喪去易而覩戚則孝弟之心出斯爲禮之本而後主文主質可以變通而無弊春秋之時僭竊相仍學士行夫文之意民心有從質之機故棘子成有君子質而已矣之說而子貢惜之以末求禮之本今林放能問而

孔子大而美之林放魯人棘子成衛大夫皆不在弟子之列而意皆及此此列國人心風俗將思有所變易聖人遂因乎世運而斟酌損益以成春秋去文從質之禮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復脩教化以崇起之者如此而已矣然竟論語二十篇皆言仁言孝弟言忠信而不言從質之故以禮之本固自有在而非文質所能與也此言儉言戚以見孝弟忠信之質主文主質皆莫能外此也

泰山爲魯三望之一春秋公羊說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封內者則不祭也此謂諸侯祭封內山川也若季氏旅於泰山則非祭泰山蓋旅非常祭欲依王者因名山升中於天之事故特舉此旅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是祭山也大宗伯又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據此知旅非常祭季氏於泰山行旅上帝之禮書蔡蒙旅平僞傳云祭山曰旅此俗儒強說亦八佾雍徹之類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禮記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許愼說文解字云禪祭天也禪與壇古音同類當即是旅亦名禪也此皆升封告天之事即旅於泰山之事也季氏專禮樂征伐妄謂太平之功可以自致因而爲旅幾於新莽之受命充

其僭天子之甚又何所不至春秋之作烏可已乎後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光武詔曰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之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余末小子遂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云云是以旅泰山爲封禪也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謹案如舊說以旅泰山爲僭諸侯則季氏方有僭天子之罪宜救而何有於此惟旅泰山與八佾雍徹同是僭天子而旅尤非常之事故謂冉有之辭如是之迫切也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謹案曾猶乃也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禮之有本而順季氏者僭之意爲升中於天乎

孔子惆稱君臣齊僭思以禮讓爲國而身未執政可以無爭示國人者惟行鄉射之禮故云必也射乎言必欲知君子之無爭

庶幾其於射乎蓋行鄉射則揖讓升下之禮備具禮記射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而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弟子國人成在如公罔之裘序點皆非弟子篇末亦記孔子曰君子無所爭數語知發於此時云其爭也君子者謂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此君子之爭也射義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是宗廟之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謹案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文也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獻也文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禮運一篇皆發明志

在春秋之義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爾雅禘大祭也郊與明堂祭之大者故皆謂之禘周公知后稷文王之功德宜配天配上帝而後舉郊與明堂之事孝弟之道充周四塞天人合應肇造典禮傳於後嗣惟周公能知禘故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服是爲禘之說非僭竊之世所得聞也故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言有周公之德則知其說其於天下若指掌之易亦明有天下而王者方能舉禘祭也示諸斯者言天下之服皆於禘見之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

說也此駁皇侃故中庸仲尼燕居兩篇並言明乎郊射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言治國如指諸掌非謂郊射嘗禘如指掌也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皆可以指掌求之故言明堂之法之事亦指其掌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據此知魯郊用建寅月所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祀周公於大廟但用禘禮卽以比明堂之祭故明堂位稱魯大廟天子明堂實非明堂之禘也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感天生稷之事又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祀

帝於郊祀以后稷也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但言周公魯公止是宗廟之禘非明堂配上帝之禮也莊氏說葆琛先生明堂即周禮圜丘其祭在冬日至魯舉禘禮在季夏是建未四時不隨正朔見白虎通故不用鄭說郊又不同也魯以周公之德之盛故得郊禘僖公以前往往廢闕春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公欲尊明先祖之功從至是始郊而卜之不從是後郊多不時至宗廟五年一禘以審諦昭穆宗廟之大祭故亦名禘魯之禘祀既灌而往皆以天子之禮僭於羣廟故孔子不欲觀亦莊氏說公羊穀梁兩家言魯行周公魯公羣公之廟而不及文王魯頌亦無文王之祀記禮者皆不言惟左氏言魯有周廟祀文王皆是相因而僭至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所

自出者天也周公審諦功德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皆感天而生故能配天配上帝帝嚳以木德王爲大皞後爲周之先郊與明堂之祭世世有其位號推之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王者通三統或絀滅其子孫當不廢其宗祖故祭法言禘郊祖宗之制及於五帝者此也然周人雖曰禘嚳亦惟郊與明堂大祭列之而不專立一祭莊氏以爲周人無禘嚳之祭其說至審也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據杞親周故殷絀夏之說也論語爲微言故與春秋之辭同禮運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故直明魯

禘非禮葢自僖公復魯舊制未徧而龔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適當文公之世開君臣相僭之漸此則周公之衰孔子傷之故曰不知也知周公之禘之說通孝弟之至於神明而天下可運於掌春秋託王於魯以天下之思周公也春秋之世諸侯大夫僭竊相循無國不然周公之禮樂則猶存於魯故會魯何適然不知其本問其君臣且不知其僭又烏能知禘之說孔子服季氏以及魯君內正其國而正諸夏見春秋之法也孔子仕魯凡郊禘以及夏礿秋嘗冬烝春祉秋省而遂大蜡皆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卽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外祭內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而人鬼不可

得而禮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舉祭不當以與祭言也駁包咸

祭祀之道致其誠敬以事鬼神本非求福而福自至自貴及賤各有當祭遠近汙隆分別無競厥儀罔愆忠信不行而祭遂煩瀆求施報之私於鬼神之際以大夫之職而諂款於天神以至尊之儀而羅舞於私室意在美備以格思忘爲僭侈而獲罪諸侯以下相習成風移乎士庶限於一祀者亦再爲媚悅校論奧竈俗諺流行以致權臣諷論大聖禮器記燔柴於奧與夏父弗忌逆祀同時蓋在當時上下神祇至於五祀報昔之禮皆失本原聖人不言孰救其弊先王之制雖立一祀必本於天妄議及之已干天意非彼媚人所得禱祈況其大者宜有禍殃獲罪於天之說至是乃發者

聖人之心悲乎舉世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謹案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公羊文九年傳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按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吾從周從周者卽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鄹左傳作郰說文郰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又鄒魯縣謂漢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鄒郰並側鳩反廣韻鄒郰二字通用襄十年左傳杜注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按春秋邾國公羊作邾婁邾婁合言爲鄒國語作騶見鄭語孟子作鄒是鄒邾郰一名亦一地也公羊春秋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何注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魯隨而有之按此知魯邑郰邑以與邾分其竟故又得侵邾竟而有之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水經泗水注云漷水又經魯國謂漢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

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鄹山之名以氏縣也按此此知漢合邾婁國及叔梁紇邑而置縣是鄒鄹爲一地一名之證如林寶姓纂謂鄹姓爲鄹人紇之後則大謬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謹案時至春秋兵車之會興禮樂之本壞射法雖行主皮爲急五物之詢斷存其一用後氏說蓋不仁則尙力尙力而無禮禮樂之比已廢於戰爭孝弟之心不達乎道路微發頻仍老幼失所是以力役不均兵車之所致也養恤無闘强力之爲尙也聖人思古之道傷今之俗欲一變爲白二者始故言宗廟祭祀而遂及之其亦由無爭之意尋揖讓之風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謹案我

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春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言禰廟與公羊家異禰或當作祖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按穀梁言公不臣者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左傳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此劉歆竄入與兩家立異左氏不傳春秋凡釋經之處皆竄入也公羊何休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

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按此當是逸禮文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暮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朔又云所在無常故無政王居門中故云無常朝者因視朔政廟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按何氏言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者卽上文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之事以文十六年何氏注知之其注云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敎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按此知告朔一事也朝廟一事也視朔一事也而皆可以告朔統之者以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卽孔子三

朝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按有
記威可畏謂之威事君盡禮使臣以禮皆謂之威亦謂之威儀中
候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
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知
告朔爲天子之事者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
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
月而後畢達以檀弓三月天下服知之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
爲歲首於是歲終也月令於季冬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未嘗
言季秋爲歲終固周公制明堂之法非秦制矣周禮春官大史
正歲年以敘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
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

時之事又云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按彼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白虎通義言歲者以氣紀物帝王共之據日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年以此知中數者據日所在以定十二月中氣知中氣則寒暑正凡經傳言歲者皆夏正以夏數得天也春夏秋冬不隨正朔變亦見白虎通說別見朔數據月晦朔日度常贏月度常不足故大小不齊而正之以閏告朔言朔似宜從朔數然周公制月令當建子之代亦以孟春建寅爲來歲朔日所謂率天道以敬行之春秋亦書閏月不告月以著天無是月之義此其說莫備於周書周

月一篇所謂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則明堂月令不煩言而解矣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旣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之禮玉藻謂之聽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陪臣謂列國大夫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太史公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言語此言當是春秋後儒者相傳之說而述之耳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

故不行而周道缺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歷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曆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歷志並以春秋續其和以前之年所謂魯歷即春秋之歷也魯既有歷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左傳襄廿九年有釋不朝正之文亦劉氏所竄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者以不視朔比不告朔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諱邇深其先於六年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不告月是也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皆本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癈矣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臆造也鄉黨篇云吉月必朝服而朝皇侃云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愛其

禮也蓋魯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朝者故以必朝言之亦切證也餼羊生牲未殺有司每月供羊牲而君不以祭故曰餼羊以羊祭凡朔廟而論語言告朔者欲統朔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也孔子思行王政故直告朔欲使魯君以文公之不臣為戒而盡臣禮以事天子乃能使臣以禮而臣無不忠子家羈之所以諫昭公亦猶此意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盡臣道春秋法文王推春秋之義則季氏不必逐而魯君不必出也案論語釋文告朔之告音古篤反公羊釋文告月之告無音則不必改讀又古酒告字多讀若梏不以誤改也

孔子觀春秋君臣之際不以禮接臣以智數相御君一朝失其勢則憂篡弒臣一朝失其權則憂放逐由乎安上全下失其本

也春秋定公十年魯始用孔子孔子先盡事君之禮禮莫重於祭入大廟每事問宜在此時時從邑宰爲司空職在三事故廟中之事當問有司如在乘田委吏執事微細何事而問勢必不能位在司空其理當矣政由季氏祭則魯君入廟之問事君盡禮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謂盡禮爲事君之道而當時之人但以禮爲諂媚求福之用也禮失其本至於五祀之不知而有媚竈之說充其說者則禘郊祖宗無往非媚鬼無往非諂亦謂吾以求福何僭矣哉此昭公所以答子家羈也昭公不自知其僭又安能使臣以禮禮失其本安能知僭之非又由乎忠之失也孔子行政季孫三月不違故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十一年墮郈墮費非事君盡禮其效至揖君臣之間不必以權勢相

馭而在乎以禮相與故昭公之逐季氏亦失使臣之禮非春秋之所取也孔子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者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皆事君盡禮而後能使臣以禮故臣事君以忠忠者禮之本也不忠何以盡禮如陽虎事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故陽虎亦一季氏也非事君不忠所驟至哉

毛詩篇義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正義曰蓋者疑辭鄭注論語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仍不以衷爲義其著劉玫曰論

語注人罔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按鄭以毛義關雎為文王后妃之詩樂王化之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為衷於論語哀字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為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當文王之世后妃有進賢之美詩人以樂心感之故鄭解謂樂得淑女也至康王之世佩玉晏鳴鐘鼓琴瑟之化衰衆人思詩人以哀心感之故鄭解謂哀世夫婦不得此人此指康王若文王化行江漢撫庸哀世夫婦也詩無達詁（本流子䌊）義可隨時而

變要皆歸乎正始之道斯哀樂出性情之正而止乎禮義則夫
婦之道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也釋文謹案左氏
春秋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
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
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杜爲木主者古論
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
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又按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注夏后氏
以松云云疏云論語鄭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作問社故
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耳又按禮器祭法正義
引異義論語哀公問社作主按社當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

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白虎通引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按此書逸篇文夏都潁川陽城居地中故云大社爲松殷亳稍東故以柏周豐鎬在西故以栗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無駮從許議按漢時舊論古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如張包周說暨白虎通公羊何注之類古文以爲社主如孔氏論語注許鄭從周禮說之類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正鄭注論語有以齊古讀正五十事不得反作問主蓋何晏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傳正義謂古論不行於世則公羊疏謂古文作問社是約略言之而誤也

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月也按文公失喪禮三年之意欲爲久喪故改十三月之練爲十五月蓋自是而魯之喪法遂闕沿至哀公之世疑而問主於宰我宰我陳用栗之義曰使民戰栗尭戒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戰栗者敬謹之謂也文公之世練濟亂禮經蔑棄前典不能敬謹於宗廟則於使民之際又惡能敬謹乎戰栗者使民之道非謂民之戰栗也駁孔

注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飾慝以求禮節則

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

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

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

其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illegible]遂之禍遂行於數世自

文公以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

既往不咎成事謂事之已然也遂事謂事之既行也謂既失禮

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

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昭公哀公其禍一

轍孔子獨之於微知諫無益故曰遂事不諫此哀公有尼父之

痛而身不咎於得矣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

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旣往此時但當明禮之本故宰我使民戰栗之說卽孔子對定公君使臣以禮之說也恐時人不察謂宰我但咎文公作主之失禮故孔子爲明之見春秋之所譏非爲當時以救後世也使依孔鄭訓主爲社主則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當如逸書所云一代備有五社不得以松柏栗分屬夏殷周卽謂周豐鎬用栗而魯在東方不必同周人以栗宰我亦不得以戰栗之義告哀公矣

孔子言禮之本曰與其奢也甯儉儉者本之所在能知本者是謂知禮王者有德有位而作禮樂所謂有三重以寡過得其本也管子以霸術佐齊雖有尊周攘裔之功然終不能宏先王之

道充禮樂之美以致太平此其器之小也管子版法篇亦言抱蜀不言而廟堂自脩其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器者治器齊人語也蜀者一也本也所謂禮必本於大一一爲道本精之以德行之以禮舜之所以無爲而治此治器之大也然管子固明道德禮樂之意春秋當齊桓之世爲治起衰亂裒回而不行桓之德又不足以及此故霸者之起亦世運之所限也孔子於春秋張三世至所見世而可致太平於是明禮之本使先王之禮樂可行於今遂貶霸術以明其器小凡霸者之術其始亦有勝殘去殺之意其繼不闕必世後仁之功所謂假之者非其有後憲問篇言如其仁猶如禮何如樂何之意亦不以仁許管仲也非如王者之道損益相因循環不窮故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者以有治器而不用也

晏子春秋內篇第六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曰管仲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說苑善說篇齊桓公謂管仲政不歸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晏子韓非並以祿秩貧富言說苑又言傷民是三歸爲名管子亦言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則藏貨財之處多謂之臺聚斂即是不儉若取三姓女是不知禮矣包氏所云三歸取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當是舊論語家所傳時說苑未出晏子韓非書皆未顯說經家所

不川故班氏漢書地理志亦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戰國策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按此亦同說苑之言鮑彪注亦以爲取三姓女者非也

謹案孔子世家於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後記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據此知語魯大師者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攷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亡辭然其聲淸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閒歌

謂入聲笙奏間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語本皇侃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曰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

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
而不閒不合鄉樂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
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大司樂疏以燕禮云終尚書云成同義者非論
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
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
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
儀禮鄉射鄉飲燕禮皆無金奏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則賓及
庭奏肆夏鄭注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
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
奏此樂焉按周禮鍾師鄭注引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蓋九夏

皆在周頌以金奏亦有聲無辭故說者不一周禮凡王祭祀燕饗並有金奏卿大夫以下不得有故儀禮不具如虞書戛擊鳴球搏拊是猶金奏琴瑟以詠是謂升歌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是兼笙奏間歌而言以琴瑟升歌在堂上故以下別之若金奏獨在堂下故必須別也鳥獸蹌蹌簫韶九成是謂合樂虞時合樂以簫韶故孔子聞韶有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之歎亦如美關雎之亂也

虞書曰簫韶九成樂記述大武曰六成復綴以崇九陽數易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羣龍衆陽之象聖人相繼有治無亂堯舜之事也故其樂亦以九成六陰數坤用六利永貞貞者正也所以正不正者也故上六有龍戰之象文王與紂之事也故樂以

六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堯舜之時直乾積善之家也禪讓之際天下比屋可封民之性無不全其善此韶之所以盡善也商周之間直坤其民比屋可誅積不善之家也黃帝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以有天下而作歸藏首坤後爲殷易明征誅之義也征誅之後殷之餘黎陷溺其心若在塗炭天下未甯餘殃未去此武之所以未盡善也故言性善者以繼治世言之也乾之義也言性未善者爲救亂世言之也坤之義也董生書曰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又曰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亦明救亂之義也春秋五始言元者所以長善者也王者

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所以教之善而化其質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而猶有積不善者存焉此不能無傚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卽者就也成也戎武事也昔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制禮作樂天下大治武功乃成武樂斯作而出盡美以臻盡善惟周公之治天下斯可以當善人故孔子有吾不得見之言與善哉之歎當並時而發也九韶之舞后夔作於舜世舜之及身天下之民皆止於至善故當時而作也大武之樂周公作於七年之後其不善者必待教而歸於善此必世而後仁也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而致政參劉子政鄭康成說自文王受命稱王至攝政七年凡

三十年適當一世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言文王之王也董生書曰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德已治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謹案上三篇旣詳大學明堂宗廟之法此篇明治國當察鄰里風俗之薄厚故仁知禮義皆仁性所固有必一一反求之於性而使自擇之則俗無不化而人無不格父子君臣朋友之道由是而能不失其理觀於里仁

爲美而治太平有其象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謹案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墨子經說曰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从人从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注云人讀爲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者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生生之德爲仁皆秉乎天性學者皆欲復其性然日月至焉其仁未可知也必通之以恕說文恕仁也而後明人己之分以有親親之殺由近及遠仁之道無不通仁之功亦不息其藏乎身者恕則能安仁安仁乃可謂之仁者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以擇

仁先求近乎知知者利仁深入心通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所利者體仁之元也安仁之事也能以義利利天下者利物足以和義也利仁之學也猶其利仁之學亦將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知仁合而成功一故知者之知人而不仁者遠以其能利仁也中庸以知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道而先言知者以知者或未及乎安行而仁者未有不先資乎知其生而知之即知也故知堯舜之知而後見堯舜之仁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知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仁也知知仁合而後爲大知又觀乎知行成功之一是知仁者知者不能別以等差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謹案雍也篇曰夫仁者己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人與己二人之象也故於文仁从人从二人已之閒先求之以好惡則仁之道可通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鄭注知猶欲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按此究言好惡無節之弊欲誘於外則不能反己惡能推己以及人夫性本乎天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欲生於性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迨形爲動靜而分爲內外則性爲天理而欲爲人欲遂判兩涂馳之逾遠其弊無窮此好惡所以不通而仁道鮮也故大學明好惡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民天之民也好惡合乎性是爲民之所好惡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人有皆好皆惡所謂性之欲好惡之節於內者也故有道有德足以長民者吾能尊顯之渾敎窮奇滅乎天理者吾能放流之此好人惡人之事也禮表記篇曰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以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夫既爲人之皆好皆惡安得少之爲天下一人蓋民皆囿於好惡之竟故有好惡而不能以自通惟以靜制動內外相養而反於無欲反於無欲則好惡不形而無所可畏無欲無畏以定好惡之表而求民之好惡則好惡無不通好惡既通而親親仁民愛物之心極於天下然仁者亦惟能近取譬而已矣此仁者之所能在人已之閒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謹案此謂本乾元以正性命者宜有善而無惡也乾元爲仁元居四德之首仁爲五性之初易虞乾元以用大衍之數論語明仁之本以求禮樂刑政之施至此益反覆言仁以示學者性命之正蓋情性分塗而善惡迭起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仁義禮知信爲五性喜怒哀樂好惡爲六情由於情欲之誘將流於惡而不知所極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以五性之正正六情故曰性情求乾元之義知五性皆統於仁亦猶帝出於震乾初即復初復初即震初同爲乾元也乾元爲善之長以體仁主春屬木亨爲合禮主夏屬火利爲和義主秋屬金貞爲幹事知周乎萬事主冬屬水信者土神主於季夏亨爲乾二五之坤

文言於乾九二言庸言之信是亨之中有信由仁以推四者順五行之序性命之正也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者知也義也信也復禮禮也由四者以歸於仁復性之功也是知性者必志於仁乃得其性之初故其善日長其惡日消至於能性其情而惡無所舍苟不志於仁者又安能免於惡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謹案此篇專論人之心術爲風俗之所繫以上數章旣明仁知好惡善惡此章則申言欲惡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罔道則戚而不樂有所惡卽由於有所欲故必以道制欲富貴貧

賤罔道之所由樂一時之富貴而失其平生之守所欲有以溺之也患一時之貧賤而不安素位之行所惡有以奪之也故必反之於道所謂道者君子之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以其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不以其道至不以其道之時君子當明其不處不去之故以存其立達之素願蓋以欲罔道則身已陷於欲又何以立何以達其去仁也遠矣是以古之成仁者雖更死生存亡之變其行誼之感人常在於天下後世即於立人達人之效而非富貴貧賤之所能與也然必志於仁者乃能及此君子重沒世之名故能自強不息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其心與仁爲一雖造次顛沛不足以動其心庶幾泯富貴貧賤之見消所欲所惡之端非安仁利仁之極詣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謹案此章言人心之好惡爲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者性也仁也天理未滅斯有好仁惡不仁之性春秋時人人俱失其性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故孔子發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之歎好仁與惡不仁豈是一人然孔子就一世而求其人期一遇好仁者或一遇惡不仁者好仁者當見其好仁之事惡不仁者當見其惡不仁之事故孔注分爲兩人又言好仁者無以尙之謂能好仁卽無他行可以加於其上如安仁利仁強仁皆是好仁之事非止謂見仁者而好之也又云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

乎其身謂惡不仁者必其有爲仁之實故雖有不仁者能不使以不仁之事加乎爲仁者之身如舜有天下而不仁者遠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不仁者無以行其不仁是謂能惡此其好惡皆秉於性分之中而不爲知誘於外豈易見其人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觀此可知好仁者之用力於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考其一日之事而知其所以用力於仁者可死之終身則不能好仁將不可以終日夫旣一日用力於仁則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又知我欲仁斯仁至矣必無力不足之事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能一日用力於仁者卽指好仁惡不仁之人也云有者言其或有之也

何以知其或有之以我見當世之人惟誘於人欲遂未見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非其力之與不足以爲仁故知其或有之也云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凡古之未見而存其說者謂之蓋論語所謂蓋闕弱世豈有用力於仁者以我未之見則有之之說猶在蓋闕之例故曰蓋有之矣傷一世之心術日離於仁重言我未之見覩未見好仁之語其意益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人矣謹案黨類也過者猶咎悔也禮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强仁也利仁强仁功雖與安仁者同其情則異又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注云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

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夫仁者己之所盡也功與過人之所遭也君子以其類進則仁者見其功不仁者見其過小人以其類進則仁者見其過不仁者見其功是以君子或收小人之功小人必陷君子以過以履霜堅冰之節斯見歲寒松柏之心觀過知仁其道在此處過之際能擇仁而蹈流奕世之美稱此利仁之極致爵祿可念能引決於一朝此强仁之成功在過而悔安得謂之利仁强仁乎故利仁强仁必以安仁爲之程限則能性其情於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爲仁之心至死不變春秋所載孔父仇牧荀息之流非皆求仁得仁者與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謹案此道爲有道無道之道里仁一篇專言人心風俗之所繫孔子傷世之無道已久故發朝聞之歎

與禮中庸記言道其不行不明之意同若事物當然之道聖人之徒聞之安久何庸朝夕以俟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謹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此所志之道也凡爲士者既以道善其身即以道善天下有天下而不與皆不恥惡衣惡食之所充也如是而可與議道以此見世之有道無道皆由乎議道之人也如爲士者所恥在衣食之間其立心甚小則其平居探計遠謀但爲空言以欺當世迨處議道之任必將誇張富强之事不顧人心風俗之本所以日離於道而國不可治故正人心者始於端士習端士習者始於識廉恥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謹案此章明

君子之義內也董子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按上文言仁皆謂以仁治人故有欲惡好惡善惡之說此言治我故言無適無莫適依鄭本作敵莫依鄭讀作慕敵謂有所惡而拒之慕謂有所向而與之其於天下之人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當無拘乎義然存乎敵存乎慕於治我之功遂有閒也故春秋之法凡正人而不能正己者皆不予爲義以其意在敵與慕也必無敵無慕而後能義之與比比者所以治也周禮有大比春秋屬辭比事漢制有八月案比見大司徒注凡以比爲名皆爲比校而治義之與比卽以義治我也有義之與我爲治又何暇乎敵與慕以義校論於己故曰與比比亦訓

爲密本說文積家毛之者絕纖芥之惡是之謂密春秋治起衰亂則內中國而外諸夏亦始於以義治我故義先於治我則仁逮於天下仁義之法相因而治有偏用者卽不可爲仁義也董子又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又曰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逆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按董子言春秋之法治衰亂而立太平故分仁義爲外治內治其實仁義皆具於性用之以治則爲法仁義之法有外內仁義之性無外內也論語言治人之道故反覆言仁而仁必

合乎義猶治人者必始於治已如仁者安仁則生知之聖已不待治如知者利仁利以和義始於以義治我而後以仁治人是之謂利仁仁義之相因爲法五行之相代爲用合之於天命之性分之於人已之治也故孟子但言義內而不言仁在外者亦明仁義之性也人苟不能考之以義而密以自治將終其身無爲仁之實以敵與慕皆外也非內也義之與比內也非外也惟於天下無敵無慕而內治斯術成爲君子也墨子經說義志以天下爲芬近告子義外之說又如疏義解爲天下之人有義者與之爲親亦違義內之義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謹案無仁義之治則所行皆放於利也放於利則志貪而心褊人所怨恨生於褊心褊心所施必還而相報由是而怨多也凡人之儉嗇而不能用禮者皆謂之放於

利故有葛屨之儉當思碩鼠之傷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謹案云能以禮讓何爲國乎何有者夫禮所以明讓讓則不僭不僭則上下各安其分故能守其義斯謂禮能行其仁斯謂讓以禮以讓而爲一國又何所見其難為國乎何有與役於從政乎何有語氣相類隱公推讓而立春秋遂託始於隱而成其賢於襄廿九年書吳子使札來聘亦美札之讓國傳稱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札以讓成其仁義吳於是有君有大夫明能以禮讓乃可爲國也云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者魯自文公失禮爲逆祀上誣其先君於是三桓專政宣公篡立不能以禮讓而國非其國故上篇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不仁者即不能以禮讓者也仁者之

立人達人皆以己而推左傳稱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此以己及人之一端也不仁者反此故不以禮讓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禍相因亦由己而推故爲國者不可以不爲仁尤不可以不比義而後能以禮讓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謹案不學禮無以立是所以立者禮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可知之大者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許慎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故造文字始一終亥乾之初爻爲一乾象盈甲而藏於亥坤辟亥坤下有伏乾故坤含光大凝乾之元此坤乾之義歸藏之法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爲乾元所

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者也於天爲北辰天之中至虛之地虛者不可指故著之以北極之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大衍之數虛一不用有不用者而用之以通故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明虛一之義也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乾之三爻易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老子之說通乎易與論語一以貫之說意相發也老子又曰道盅而用之又不盈盅爲虛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爲不盈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致虛者一也守靜者不用也萬

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一以貫之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敬也恕仁也俱本說文主一謂之敬於文仁从人从二仁有二人之義人與己爲二人極之天下之大唯人己而已矣故論語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人與己爲仁之義也能近取譬二人之謂也乾爲敬仁者元也乾元之道行以忠恕有忠恕之實而後能明一貫之旨中庸言中之用中爲皇極極卽一也用者貫之也春秋之始元終麟以貫之也大學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末之字並从一一有一而後本末具則貫之於終始故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由己以及人賜之所以聞一知二也克己復禮忠也敬也仁恕也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回之所以聞一知十也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也

義與利皆係於一己而無與於人故言喻喻者曉然於心也君子以義爲利故見利思義惟其心之所喻故能思義及其見危授命乃見君子之喻義義者君子不責於人但求所以自盡不喻者不能及也利者小人欲專於已遂工於所自謀不喻者不能及也董生書曰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

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旡可恥非若禽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又曰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按此見君子比義於死生之際死而不避義也死賢於生利也斯爲以義爲利斯爲善喻小人不知義而疑但見利之可欲盡去其禮義廉恥之性而以獨利是爲喻利是爲以利爲利利者亦君子之所喻也惟知利以和義則喻利而不必言利義者小人之所疑也以疑義而貪利則所喻惟利而終身不知義求性命之正則有義即有利自有小人之喻利而義利分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謹案學而篇明大學之法

父在觀其志一節是言繼體之君以天子諸侯皆視學世子亦入學也里仁篇明里鄰風俗所繫至此類言孝事以著爲仁之本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是槩言人子事親能三年無改則可要之沒身矣語雖若一而義有兩施邢氏以爲重出者非也

皇淸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終

仁和邵順頴
仁和葉維幹　校